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The Transcripts of  
Leo Strauss' Courses

刘小枫◎主编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讲疏

# 修辞术与城邦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讲疏

Leo Strauss' Course:

Aristotle's *Rhetoric*, offered in 1964

伯格 (Ronna Burger)◎编订

何博超◎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刘小枫 ● 主编



## 修辞术与城邦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讲疏

Leo Strauss' Course:

Aristotle's *Rhetoric*, offered in 1964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讲疏

伯格 (Ronna Burger) ● 编订

何博超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辞术与城邦:亚里士多德《修辞术》讲疏 / (美)施特劳斯(Strauss, L.)讲疏; (美)伯格编订; 何博超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8

(经典与解释·施特劳斯讲学录)

ISBN 978-7-5675-4993-7

I. ①修… II. ①施…②伯…③何… III. ①修辞学-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040 号



**Leo Strauss' Course: Aristotele's Rhetoric, offered in 1964**

By Leo Strauss, Ronna Burger ed.

Copyright © by Jenny Strauss and 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enny Strauss and 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

ALL RIGHTS RESERVED.

施特劳斯讲学录

## 修辞术与城邦——亚里士多德《修辞术》讲疏

讲疏者 (美)施特劳斯

编订者 (美)伯格

译者 何博超

审读编辑 温玉伟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插页 2

印张 36.25

字数 42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4993-7/B·1008

定价 118.00 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 出版说明

1949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施特劳斯执教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自1956年起至去世(1973),施特劳斯授课大多有录音。施特劳斯去世后,部分讲课录音记录稿一直在施特劳斯的学生们手中私下流传,并经学生之手进一步流传,其实际影响断难估量。本世纪初,部分记录稿的影印件也流传到我国年轻学子当中。这些打印的录音记录稿文字多有舛误,有些地方因油墨不均文字难辩,还有不少明显的脱漏。

2008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和管理人——施特劳斯的养女珍妮教授(Professor Jenny Strauss)和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主任塔科夫教授(Professor Nathan Tarcov)决定整理施特劳斯的全部讲课记录稿,并在“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陆续刊布,供天下学人分享。2013年,本工作坊计划将陆续刊布的整理成果译成中文,珍妮教授和塔科夫教授得知此计划后,全权委托本工作坊主持施特劳斯讲课记录整理稿的中译,并负责管理中译版权。

本工作坊按“施特劳斯中心”陆续刊布的整理本组织译(页码用方括号标出),进度取决于整理计划的进度。原整理稿均以课程名称为题,中文稿出版时,为了使用方便,我们拟了简要的书名,并在副标题位置标明课程名称。

刘小枫

2016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首席编者 塔科夫 (Nathan Tarcov)

执行编者 麦基恩 (Gayle McKeen)

李向利 译

施特劳斯不仅是著名思想家和作家，还是有着巨大影响的老师。在他的这些课程讲学录中，我们能看到施特劳斯对众多文本的疏解（其中很多文本他写作时很少或根本没提到过），以及对学生的提问和异议的大段回应。在数量上，这些讲学录是施特劳斯已出版著作的两倍还多。对研究和修习施特劳斯著作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它们将极大地增添可供参阅的材料。

1950年代早期，由学生记录的施特劳斯课程笔记的油印打字稿，就已经在施特劳斯的同学们中间传阅。1954年冬，与施特劳斯的[关于]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课程相关的首份录音资料，被转录成文字稿分发给学生们。斯多灵(Herbert J. Storing)教授从瑞尔姆基金会(Relm Foundation)找到资助，以支持录音和文字稿转录，从1956年冬施特劳斯开设的历史主义与现代相对主义(Historicism and Modern Relativism)课程开始，该资助成为固定的[资金]基础。自1958年起至1968年离开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在这里开设的39个课程中，被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的有34个。从芝大退休后，1968年春季、1969年秋季和[接下来的]春季学期，施特劳斯在克莱蒙特男子学院(Claremont Men's College)授课，有录音（尽管他在那里的最后两次课的磁带已佚），他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四年的课程也有录音，直至他于1973年10月去世。

现存原始录音的质量和完整性差别很大。施特劳斯[讲课]离开



麦克风时,声音会弱得听不到;麦克风有时也难以捕捉到学生们提问的声音,却常常录下门窗开关声、翻书声,街道上[过往]的车辆声。更换磁带时录音中断,[记录稿]就留下众多空白。施特劳斯讲课超过两个小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磁带就用完了。录音磁带转录成文字稿后,磁带有时被再次利用,导致声音记录非常不完整。时间久了,磁带[音质]还会受损。1990年代后期,首先是格里高利(Stephen Gregory)先生,然后是芝大的奥林中心(John M. Olin Center,由John M. Olin Foundation设立,负责调查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管理人,发起重新录制工作,即对原始磁带数码化,由Craig Harding of September Media 承制,以确保录音的保存,提高可听度,使之最终能够公布。重新录制工作由奥林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并先后由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和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负责监管。格里高利先生是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管理人,他在米勒中心(Jack Miller Center)的资助下继续推进这项规划,并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保存和访问处(Division of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拨款帮助下,于2011年完成了这项规划,此时他是芝大施特劳斯中心(Leo Strauss Center)管理人。这些音频文件可从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获得:<http://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courses>。

施特劳斯允许进一步整理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不过,他没有审核这些讲学录,也没有参与这项规划。因此,施特劳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克罗波西最初把[讲学稿]版权置于自己名下。不过,在2008年,他把版权转为施特劳斯的遗产。从1958年起,每份讲学录都加了这样的题头说明(headnote):

这份转录的文字稿是对最初的口头材料的书面记录,大部分内容是在课堂上自发形成的,没有任何部分有意准备出版。只有感兴趣的少数人得到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意味着不要利用它,利用就与这份材料私下的、部分地非正式的来源相抵触。郑重恳请收到它的人,不要试图传播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份转录的文字



稿未经讲学人核实、审阅或过目。

2008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他的女儿珍妮(Jenny Strauss)——请塔科夫(Nathan Tarcov)接替克罗波西[承担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的工作。此时,塔科夫是芝大奥林中心以及后来的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的主任,而克罗波西直到去世,已经作为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忠诚服务了35年。珍妮和塔科夫一致认为,鉴于旧的、常常不准确且不完整的讲学录已经大范围流传,以及[人们]对施特劳斯思想和教诲的兴趣持续不减,公开[这些讲学录],对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来说,会是一种帮助。他们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鼓励:施特劳斯本人曾与班塔曼出版社(Bantam Books)签订过一份合同,准备出版这些讲学录中的四种,尽管最终一个都没出版。

成立于2008年的芝大施特劳斯中心发起了一项规划:以已经重新录制的录音材料为基础订正旧的文字记录稿;转录尚未转录成文字稿的录音材料;为了可读性,注释且编辑所有的记录稿,包括那些没有留存录音材料的[记录稿]。这项规划由施特劳斯中心主任塔科夫任主席,由克罗波西负责管理,得到来自维尼亚尔斯基家族基金会(Winiarski Family Foundation)、希夫林夫妇(Mr. Richard S. Shiffrin and Mrs. Barbara Z. Schiffrin)、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和赫特格基金会(Hertog Foundation)拨款的支持,以及大量其他捐赠者的捐助。筹措资金期间,施特劳斯中心得到芝大社会科学部主任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职员伯廷赫布斯特(Nina Botting-Herbst)和麦卡斯克(Patrick McCusker)大力协助。基于重新录制的磁带[修订]的这些记录稿,远比原有的记录稿精确和完整——例如,新的霍布斯(Hobbes)讲学录,篇幅是旧记录稿的两倍。熟悉施特劳斯著作及其所教文本的资深学者们被委任为编者,基础工作则大多由作为编辑助理的学生们完成。

编辑这些讲学录的目标,在于尽可能保存施特劳斯的原话,同时使讲学录更易于阅读。施特劳斯身为老师的影响(及其魅力),有时会显露在其话语的非正式特点中。我们保留了在学术性文章(prose)中可



能不恰当的句子片段；拆分了一些冗长、含糊的句子；删除了一些重复的从句或词语。破坏语法或思路的从句，会被移到句子或段落的其他部分。极个别情况下，可能会重新排列某个段落中的一些句子。对于没有录音资料流传的记录稿，我们会努力订正可能的错误转录。所有这些类型的改动都会被注明。（不过，根据重新录制的录音资料对旧记录稿做的改动，没有注明。）我们在尾注中注明改动和删除的内容（不同的拼写、斜体字、标点符号、大写和分段），尾注号附在变动或删除内容前的词语或标点符号上。文本中的括号显示的是插入的内容。缺乏录音资料的记录稿中的省略号仍然保留，因为很难确定它们指示的是删除了施特劳斯说的某些话，还是他的声音减弱[听不清]，抑或起破折号作用。录音资料中有听不见的话语时，我们在记录稿中加入省略号。[记录稿中]相关的管理细节，例如有关论文或研讨班的话题或上课的教室、时间等，一律删除且不加注，不过我们保留了[施特劳斯布置的]阅读任务。所有段落中的引文都得到补充，读者能够方便地结合[引述的所讲]文本[的内容]阅读讲学录。施特劳斯提及的人物、文本和事件，则通过脚注进行了确认。

读者应该谅解这些讲学录的口语特点。文中有很多随口说出的短语、口误、重复和可能的错误转录。无论这些讲学录多么具有启发性，我们都不能认为它们可以与施特劳斯本人为出版而写的那些著作等量齐观。

2014年8月



## 中译者说明

本稿为施特劳斯 1964 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十六讲。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同一年,《城邦与人》刊行。原稿为依据录音记录的打字稿,当时的版权归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所有(1975年)。2014年,经伯格等人重新编辑后,在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网站上刊布,尚未正式出版。

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是古典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和问题之一,尽管这个词的含义现在已经变得有点狭隘,仅仅指一种产生语言效果的书面或口头技巧。当代修辞术或修辞学研究往往成了总结种种辞格的雕虫小技;当然,也有人从语言认知或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探索,但很少关注修辞术在古代的起源、曲折漫长的发展以及它与政治学的暧昧关系。

在古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据说是他的内传作品,极为重要。亚里士多德早年在柏拉图学院中就是修辞术教师,他广搜了当时存在的大量修辞术手册,立志用哲学的方式(承自《斐德若》但又有所区别)改造之前仅仅被智者定义为“说服技艺”的修辞术。他甚至认为修辞术就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这足见修辞术的政治意义。

这部著作的主题就是“说服”,前两卷作为主干讨论构思(说什么让人信服),第3卷讨论措辞和布局(怎么说让人信服),原为《论措辞》一书,被后来编者合并入前两卷(这一卷才相当于现代的狭义的修辞术)。前两卷中,第1卷重新定义了修辞术,提出了主题、情感和品性



三种技艺内的特殊说服法(修辞术的材料),并分别罗列了议政修辞术、诉讼修辞术、展现式修辞术的特殊论题,也就是主题材料,以及技艺外的说服法,这里面涉及了政治学、伦理学(大众道德观)、法学等内容(讲座第一到第七讲)。第2卷处理了情感和品性的说服法,然后是普遍模式和普遍的说服法,即修辞演绎和例证(修辞术的逻辑形式)(讲座第七到第十二讲)。第3卷讨论了措辞和布局(讲座第十三讲到第十六讲)。

施特劳斯的这部《修辞术》讲稿相当于对这部古代著作进行了一次文本疏解,可以说,在近现代学者中,施特劳斯是第一个从哲学角度对《修辞术》做文本解释的学者。在他之前,虽有施本戈尔(Spengel)(拉丁文笺注)和寇普的笺注(桑兹补订),但两者都侧重古代修辞术传统和古典语文学。而在他之后,才有格里马尔蒂(Grimaldi)(前两卷)和拉普(Rapp)(德文,综合研究)的系统诠释。施特劳斯为什么看重这门曾经与哲学和政治学抗衡而如今已经淡出主流科学视野的技艺呢?

在施特劳斯之前,《修辞术》自古就受到西方和东方学者的重视。比如逍遥学派后学德米特里欧斯,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昆体良、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俄尼修斯均发扬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体系。到了中世纪,在阿奎那的建议下,莫贝克的威廉用拉丁文翻译了该书。布里丹、罗吉尔·培根也都写过立足于《修辞术》阐发其逻辑学和伦理学大义的拉丁文作品。在东方,阿维森纳、阿威罗伊都用阿拉伯文写过阐释修辞术的作品,前者的《治疗论》第1卷第8部分(*Al-Khatabah*)讨论了修辞术,后者还有《修辞术》短注(有巴特沃斯英译本)和中注(有阿—法对照本),希腊修辞术直接影响了伊斯兰政治、法律和文学修辞学的发展。著名叙利亚正教会学者赫卜烈思(Bar Hebraeus,公元13世纪)也用古叙利亚文阐释过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收入他的《智慧的乳脂》(有古叙利亚—英对照本)。此外,在古代亚美尼亚传统中,比如大学者施拉克的阿纳尼亚(Անանիա Շիրակացի,公元7世纪)的《典则(亦译为历法)》(*K'nnikon*)一书也涉及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

文艺复兴时期,《修辞术》开始出现了古希腊文刊本,进入近现代,西方学者不断校勘和笺注,《修辞术》一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比



如,霍布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概述式地翻译了《修辞术》,但未作疏解。在《利维坦》中,他主要吸收了《修辞术》中研究情感的部分,试图用于政治哲学。与之相近的还有年长于他、熟读《修辞术》的培根,其《学术的进展》提出了用修辞术调动民众情感,导其正路,借以治国的理想。

18世纪是修辞术的一个转折时期。虽然修辞术一直都是学校的主科目,但饱受重视理性的哲学家的攻击,比如洛克、达朗贝尔、康德都鄙夷修辞术对理性的破坏和欺骗。另一脉重视情感作用的哲学家如休谟,更看重修辞术激发情感的意义,他对于情感的分析都承自《修辞术》,他甚至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而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则看重修辞术带动情感的正面价值及其道德作用。还有一些哲学家,比如孔狄亚克就认为修辞术与哲学完全可以兼容,他看重的是修辞术对于传播哲学观念以及认识论方面的功能。与上述这些人完全不同,维柯对于修辞术的重视才最贴合政治,他看到了修辞术在公共哲学中的意义,因为在这个领域,人们只能借助修辞术的逻辑进行决定,笛卡尔追求的绝对确定性是不存在的,而笛氏正是17世纪修辞术的死敌,他极为鄙视这门毫无确定性的技艺。但在维柯看来,修辞术是表达常识的重要手段,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常识才是真理。尽管如此,从18世纪开始,修辞术已经面临哲学全方位的克制,它的衰落不可避免。随着现代人文科学体系的完善、事实与价值的两分,修辞术涉及的价值领域已经不再需要这种“不科学”的推理,它被斥之为颠倒是非的诈术,甚至被当作政治厚黑学。再加上其他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修辞术(作为技艺,而不是修辞现象)彻底败退,它不再具有往日的地位。

但是,修辞术这门技艺具有的不变的内在结构一直存在于社会生活中。19-20世纪以来试图重启修辞术问题的哲学学者不再研究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也不把它处理为取得语言效果的技术,而是将其处理为一种普遍于人类的与各种语言形式有关、处理“可能性”意见、调动人类非理性部分的认识和实践模式。主要有三种路径:

解构修辞术 现代对修辞术有复兴作用的首推尼采,他早年曾开设了《修辞术》课程,重点评述了第3卷(《考订版全集》II.4,1995年),虽然立足古典语文学,但他提出了修辞术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一



切语言都是修辞”这样的重要论断,他用修辞术代表的意见反对真理。一度被哲学镇压的修辞术,被尼采重新释放。他对《修辞术》的阐述也为后来的结构主义修辞学,如罗兰·巴特(开设过《修辞术》课程)和解构修辞学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保罗·德·曼和德里达,在这两人手中,一切文化符号全是修辞,因而一切真理和价值全都是可以消解的。修辞术成为了现代和后现代思潮的基础。

存在论修辞术 海德格尔在 20 世纪上半叶也研究了《修辞术》一书,还开设了相应课程(1924 年夏季),他把对《修辞术》的理解收入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中译见华夏出版社,2014 年),这是一种存在论式的修辞术。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与时间》的一个注释里,他颇有意味地提到了《修辞术》。只要有人类存在,人类就永远是以修辞的方式在语言中存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后期似乎也陷入了和解构修辞学一样的修辞迷雾中。

诠释学修辞术 另一个复兴修辞学的是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他和奥尔布莱西茨—泰蒂卡(Lucie Olbrechts-Tyteca)合著了《论论证:新修辞学》(*Traité de l'argumentation — la nouvelle rhétorique*, 1958 年,英文版 1969 年),试图从诠释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发挥修辞术的正面意义,修辞术成为了一种建构群体价值的手段。与其进路相同的还有保罗·利科(《活的隐喻》)和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论述了佩雷尔曼)。他们都试图把修辞术作为一种沟通、交往和对话的工具。

施特劳斯的疏解与这些现代解释倾向既有相同点,也有明显的区别,他关注的是修辞术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他格外看重在古典时期修辞术的意义,其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政治领域中的修辞术现象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施特劳斯相信,人永远不能在这个领域得到绝对的自然科学式真理,但这并不能说明施特劳斯是一个相对主义者),那么,想要以现代的方式恢复或重建古典政治哲学,古典修辞术(古典演说和写作)的现代形态和功能应该是什么?关于本书,编者伯格在导论中介绍甚明,此处只列举这部讲稿提出的主要问题:



(1)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与智者修辞术的分歧是什么？

(2) 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的修辞术能否替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

(3) 哲学家应不应该掌握《修辞术》中的大众道德观、人性的阴暗面和厚黑的手法？

(4) 劝导德性的修辞术是否在《修辞术》的讨论范围内？修辞术和道德性的关系是什么？

(5) 如果说城邦或民众与哲学家之间存在着鸿沟，修辞术是必需的弥补手段，如果哲人王无法建构一个《王制》规划的城邦，他必须要让步、容忍修辞术的存在，那么，上述几种修辞术中的哪一种能起到这种作用？

(6) 运用修辞术的理性与科学理性有什么区别？修辞术可以带动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这对于政治统治有什么用途？

(7) 修辞术的推理，即修辞演绎，它与科学推理（证明）、论辩术推理有什么相同和不同？这三者与实践智慧（明智）的推理有什么区别？修辞术推理能否转化为实践智慧的推理？

(8) 修辞术针对可能性的意见，这否定真理吗？修辞术处理的领域与自然科学的领域有什么不同？

(9) 修辞术是否一定会导致价值判断的主观化和相对化？如果不是，那么修辞术能提供什么样的客观“确定性”？它能否成为让人们相信自然正当性的手段呢？根本的问题是，在修辞术中，如何才能消除现代社会形成的价值与事实的两分？

上述九个问题，施特劳斯在讲稿中都有解释或暗示。

中国古代也有一个重视修辞的政治传统，文有《周易》《春秋》（尤其是《公羊传》的阐发）的大义，言有《尚书》的政令、《国策》《孟子》《韩非》的论理，如果有学者能沿着施特劳斯的思路将之与希腊修辞术做一番比较，探究其中的政治内涵，定有收获。

由于《修辞术》本身就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见本讲座第59页）考察当时希腊的政治状况和世态人情，施特劳斯的授课也依此从实践



入手,贴近最直接的政治和历史现象:大到伯罗奔半岛战争、二战、冷战、各种政治内情、美国外交、总统选举、司法审判等国家大事,小到名人学者的轶闻趣事(如胡塞尔)和施特劳斯自己的经历;既重视西方传统(如罗吉尔·培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林肯、《联邦党人文集》),也兼涉其他文化遗产(比如印度和伊斯兰,尤其是后者,多次引用阿威罗伊);既涉及哲学专业文献,也讨论到文学理论、莎翁戏剧、喜剧、笑话、谜语和通俗文学(比如《梅森探案集》、塞耶斯和伍德豪斯的小说);他不仅关注哲学学科内部的事务,还点评了现代科学技术和传媒的发展(比如遗传学问题和现代传媒),更谈及了诸如美国性观念转变等现实话题,而这些例子无不与“修辞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整个课程中,施特劳斯言辞幽默,语带机锋,说话方式不同于一般教师的宣讲。他与学生交谈风趣,即使是批评,也相当委婉,多有肯定。对于现代社会科学发 展以及当时美国社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些弊病,他则不乏针砭。

顺便一提,参与研讨班的人当中,有不少都是(当时或后来)古典学或政治学方面的学者,比如著名的研究伊斯兰哲学的马赫迪、专研阿威罗伊和阿拉伯哲学的巴特沃斯、古罗马修辞术专家尼克戈尔斯基、著名法学家并且译注过柏拉图《美诺》的阿那斯塔波罗、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德莱、邱吉尔研究专家艾默特等。施特劳斯的课程对他们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

施特劳斯和学生在课程中多次引用了《修辞术》以及其他古代著作的文本(编者列出了课堂使用的版本情况),原稿均为英文,其中《修辞术》使用的是洛布古典丛书弗里茨的译本,同时也出现了部分罗伯茨(W.R.Roberts)(1954年)的译文。施特劳斯经常会当场口译古希腊文,他的用词与学生使用的英译本多有不同。鉴于研讨班主要围绕这些英译文进行讨论,中译采取了直译的方式,保留英文的语言色彩,不做太多改动;凡英文与古希腊文有出入的地方,中译者会依据原文加以说明。中译者所使用的《修辞术》古希腊文文本由卡塞尔(Kassel)校勘(De Gruyter,1976年),这也是《修辞术》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勘本,同时参考了格里马尔蒂的英文笺注(笺注了前两卷)和拉普的德文译注(两



卷三册)。研讨班涉及的其他古典和现代文本都为英文(原本或译本),中译者均按照英文译出。伯格的注释中也引用了施特劳斯其他作品的文本,都是英文,而且她还引用了萨克斯(J.Sachs)的《修辞术》英译本(2009年),中译者都严格直译。编者的体例,均见本讲座系列的编者总注。每讲之后都有校勘记,由于校勘成果已经反映在了文本中,故略去。

本书的注释中,凡出自中译者的,均以“[译按]”标明;不做说明的,均为编者伯格等人所写。中文注释的原则是提供一些语词解释,以及相关文献、历史文化和修辞术方面的背景知识,对于讲稿记录含混的地方加以解释,同时对原编者的部分注释内容做些补充。凡注释中引述本书,皆以记录稿原页码为准。

鉴于讲稿的口头性质以及当时的记录条件,尽管编者连缀增删(以“[]”标明),但文本仍有不少阙失,一些语句也有中断或遗漏之处(编者均以省略号或破折号标明),中译者尽可能既保持讲稿原貌和口语风格,又试图进一步补充连贯(也以“[]”标明),同时也参考了原打字稿和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网站提供的《修辞术》授课音频。如仍有错谬之处,敬请指正,留待以后修订。

本译著属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哲学研究”(批准号:15CZX03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何博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15年6月17日



# 目 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1  
中译者说明/1

编订者前言(伯格)/3

编订者说明/13

第一讲/15

第二讲/31

第三讲/65

第四讲/101

第五讲/142

第六讲/177

第七讲/219

第八讲/257

第九讲/299

第十讲/327

第十一讲/357

第十二讲/391

第十三讲/422

第十四讲/456

第十五讲/489

第十六讲/525